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swirling floral and vine motifs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萨哈林旅行记

〔俄〕安·契诃夫 著
刁绍华 姜长斌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0年·哈尔滨

А. П. ЧЕХОВ
ОСТРОВ САХАЛИН
(из путевых записок)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

萨哈林旅行记

〔俄〕安·契诃夫 著

刁绍华 姜长斌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 印张 10 · 插页 5 · 字数 245,000

195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5,000

统一书号: 10093 · 294

定价: 1.00元

目 录

第 一 章.....1

阿穆尔河畔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城——贝加尔号轮船——普隆格岬和河口湾的入口——萨哈林半岛——拉彼鲁兹、布罗顿、克鲁逊什特恩和涅维尔斯科伊——日本考察者们——扎奥列岬——鞑靼海峡沿岸——迭卡斯特里

第 二 章.....14

地理概况——到达北萨哈林——火灾——码头——在城郊——И先生家的午餐——新相识——科诺诺维奇将军——督军莅临——宴会和灯会

第 三 章.....28

人口登记——统计表格的内容——我问了些什么以及如何回答我的——房舍及其居住者——流放犯对人口登记的意见

第 四 章.....38

杜伊卡河——亚历山大罗夫卡河谷——城郊屯亚

历山大罗夫卡——惯逃犯“美男子”——亚历山大
罗夫斯克哨所——它的过去——地窝棚——萨哈
林的巴黎

第 五 章.....49

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流放苦役监狱——牢房——镣
铐犯——“小金手”——厕所——“卖堂”——亚历
山大罗夫斯克的苦役——仆役——作坊

第 六 章.....61

叶戈尔的故事

第 七 章.....67

灯塔——科尔萨科夫斯科耶屯——苏普鲁年柯医
生的搜集品——气象站——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区
的气候——新米哈伊洛夫卡屯——波焦姆金——
前行刑员捷尔斯基——红谷屯——布塔科沃屯

第 八 章.....82

阿尔科伊河——阿尔科伊警戒哨——阿尔科沃头
屯、二屯和三屯——阿尔科伊河谷——西部沿海
各屯：姆格奇、坦基、霍埃、特兰鲍斯、维亚赫
图和乌安基——隧道——电缆房——杜厄——家
属住房——杜厄监狱——煤矿——沃耶沃达监狱
——重镣囚犯

第九章.....102

特姆河，或特密河——鲍什尼亚克中尉——波利亚科夫——上阿尔姆丹——下阿尔姆丹——漫游特姆河——乌斯科沃屯——茨冈人——徒步穿越原始森林——沃斯克列先斯科耶屯

第十章.....117

雷科夫斯科耶屯——监狱——加尔金-弗拉斯科伊气象站——巴列沃屯——米克柳科夫——瓦里兹和隆加里——小特姆屯——安得烈-伊凡诺夫斯科耶屯

第十一章.....125

规划中的行政区——石器时代——有过自由移民吗？——基里亚克人——他们的人数、外貌、体型、食物、服装、住房、卫生状况——他们的性格——企图使他们俄化——奥罗奇人

第十二章.....139

我向南部进发——乐观的太太——西部海岸——洋流——茅卡——克里利昂——阿尼瓦——科尔萨科夫哨所——新相识——东北风——南萨哈林的气候——科尔萨科夫监狱——消防车队

第十三章.....153

波罗-安-托马利——穆拉维约夫哨所——头道沟、二道沟和三道沟——索洛维约夫卡——留托

加——秃岬——米楚利卡——落叶松屯——霍姆托夫卡——大河滩屯——弗拉基米罗夫卡——农场或招牌——草地屯——神甫窝棚屯——桦树林屯——十字架屯——大塔科伊和小塔科伊——加尔金-弗拉斯科耶屯——橡树林屯——纳伊布齐——大海

第十四章.....170

多来加——自由移民——他们的遭遇——爱奴人——分布地区、人数、外貌、食物、服装、住房、风俗——日本人——库松-科坦——日本领事馆

第十五章.....185

流放犯从业主——转为强制移民——新建屯址的选择——盖房立业——对分从业者——转为农民——流放犯出身的农民——向大陆移居——屯落生活——在监狱附近——居民的出生地和原属阶层——乡村政权

第十六章.....200

流放犯居民的性别——妇女问题——女流放犯和女性移民——男女同居者——自由民妇女

第十七章.....213

居民的年龄——流放犯的家庭情况——婚姻——出生率——萨哈林的儿童

第十八章.....	225
流放犯的劳动——农业——狩猎——捕鱼——回 游鱼——大马哈和鲱鱼——监狱的捕鱼业——技 艺	
第十九章.....	239
流放犯的饮食——囚犯们吃什么和怎样吃——服 装——教会——学校——识字	
第二十章.....	253
自由人——驻军士兵——屯监——知识界	
第二十一章.....	265
流民的道德面貌——犯罪现象——侦讯和审判 ——惩戒——树条抽打和鞭刑——死刑	
第二十二章.....	281
萨哈林的逃犯——逃跑的原因——逃犯的身分、 类别及其它	
第二十三章.....	295
流放犯居民的疾病和死亡——医疗组织——亚历 山大罗夫斯克医院	

第 一 章

阿穆尔河畔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城——贝加尔号轮船——
普隆格岬和河口湾的入口——萨哈林半岛——拉彼鲁
兹、布罗顿、克鲁逊什特恩和涅维尔斯科伊——日本考
察者们——扎奥列岬——鞑靼海峡沿岸——迭卡斯特里

1890年7月5日，我乘轮船抵达我国东极之一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城*。阿穆尔河**流到这里河面非常宽阔，距海只有二十七俄里。***这个地方景色壮丽、优美。但是回想起这一带从前的历史，想着旅伴们讲到的这里的严冬以及同样严酷的地方习俗，苦役地已经临近和眼前城市的凄凉、荒芜景象，——这一切使人完全失去欣赏这里自然风光的兴致了。

尼古拉耶夫斯克是不久前于1850年由著名的根纳季·涅维尔斯科伊****创建的。这恐怕是这座城市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了。五

* 即庙街。——译者

** 即黑龙江。——译者

*** 一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

**** 根纳季·伊凡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1813——1876年)，沙皇俄国海军军官。1849年利用贝加尔号运输船前往塔察加半岛运送军需物资之机，进入中国黑龙江口。1850年7月再次进入中国领土，在黑龙江口附近建立第一个俄国侵略据点——彼得冬营地。接着，他沿江而上，在庙街升起俄国军旗，建立了以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名字命名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译者

十和六十年代，曾经不惜士兵、囚犯和移民的性命，沿阿穆尔河播下了文化的种子。当时，管理边疆区的官员设治于尼古拉耶夫斯克，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俄国和外国冒险家们纷至沓来，一批批移民惑于异常丰富的鱼类和野兽而定居下来。那个时候，这座城市看来还不乏人间乐趣。甚至还有过这种情况：某一位学者途经这里，认为有必要并且也有可能在俱乐部向公众作一次讲演。可是现在，几乎有一半房屋被主人遗弃，东倒西歪，窗扇已不知去向，只有一个个的黑洞，好象骷髅的眼窝，注视着我们。留下来的居民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普遍处于听天由命、半饥半饱的状态。他们往萨哈林*贩鱼，掠夺黄金，盘剥异族土著，向中国人出售制造兴奋剂的鹿茸，靠这些营生之道苟延残喘。从哈巴罗夫卡**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途中，我遇到不少走私贩子；他们毫不隐讳自己的职业。其中有一个人拿出金砂和一对鹿茸给我看，骄傲地对我说：“我父亲也是个走私者！”他们盘剥异族人，除了通常用烧酒将异族人灌醉，进行诈骗而外，有时还采用独特的方式。比如尼古拉耶夫斯克已故的商人伊凡诺夫，每年夏季都到萨哈林，向基里亚克人***收缴贡赋，如果有人不按时按数交付，就会受到严刑拷打乃至被绞死。

城里没有旅馆。吃过午饭，我在俱乐部的大厅里休息。这个大厅天花板低矮，据说冬天在这里举行舞会。我询问在哪里可以过夜，人们只是耸耸肩膀，算是对我的回答。我无计可施，只好在轮船上权住两夜。轮船向哈巴罗夫卡返航后，我便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无处可去了。我的行李放在码头上。我在岸上来回踱着，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在城市对面离岸两三俄里的地方，停泊

* 即库页岛。——译者

** 即伯力，现在叫哈巴罗夫斯克。——译者

*** 即费雅喀人。——译者

着贝加尔号轮船。我将搭乘这艘船去鞑靼海峡，尽管启航旗已在桅杆顶上飘扬，但是据说轮船要在四五天以后才能启航，决不会再早了。现在就到贝加尔号上去吗？很不好意思，怕船上推说为时尚早，不让登船。起风了，阿穆尔河象大海一样，波涛翻滚，令人惆怅。我到俱乐部去，在那里慢腾腾地吃着午饭，听着邻座的谈话。他们谈论着黄金、鹿茸以及到尼古拉耶夫斯克来的一个魔术师和一个日本人，说他拔牙不用钳子，干脆用手薅。仔细听上一阵子，便会发现，这里的生活距离俄国多么遥远，真有天壤之别！从这里下酒用的熏鲸鱼脊肉，到各种谈话，一切都使你感到这里有一种独特的，非俄罗斯的风味。我在阿穆尔河上航行时，就产生了这种感觉，仿佛我不是在俄国，而是置身在巴塔戈尼亚*或者在得克萨斯**的什么地方。至于说到自然界，那也是独特的，非俄罗斯的。我随时都觉得我们俄国的生活方式同本地的阿穆尔人格格不入。普希金和果戈理在这里不能被人理解，因而也不需要，人们对我国的历史感到枯燥无味。我们这些来自俄国的人，被看成是外国人。我发现这里的人对宗教和政治漠不关心。我在阿穆尔河见到的神甫，在斋戒期里照样吃大鱼大肉。我还听说，有一个神甫穿的是白绸袍子，在从事黄金掠夺方面毫不逊色于他的教民。对于一个阿穆尔人，你只消同他谈起政治、俄国政府、俄国艺术，他就会感到乏味、无聊，连打哈欠。道德，在这里也有自己的一套，也不是我们俄国的。对待妇女的骑士风度，在这里得到尊崇，但是与此同时为了金钱而把自己的妻子让给别人，也不被认为是可耻的事。还有一点更加有趣：这里一方面没有等级偏见，同流放犯可以平等相处，可是另一方面，在森林里开枪打死一个流浪的中国人，就象打死一条狗一样。当然，拦路抢劫

* 阿根廷的一个地方。——译者

** 美国的一个州。——译者

就更不是什么罪过了。

言归正传，继续讲我自己吧。我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傍晚，我决定到贝加尔号上去。可是又遇到了新的倒霉的事情：河里起浪了，基立亚克舟子，不管我出多少钱，都不肯送我过去。我重又在岸上踱来踱去，不知如何是好。太阳已经落山，阿穆尔河的波涛昏暗起来。河的两岸，基立亚克人家的狗狂吠不止。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问自己，我觉得这次旅行实在过于轻率。我想，苦役地已近在咫尺，数日后就可以登上萨哈林的土地。但再一想，我没有携带任何引荐文书，可能不准登岛，我不安起来。总算有两个基立亚克人同意用三块板钉的小船送我到贝加尔号上去。我给了他们一个卢布，安全地登上了贝加尔号。

这是一艘中等吨位的商办海船。乘过贝加尔湖和阿穆尔河上的内河轮船之后，我感到这艘船相当不错了。这艘船航行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日本的各港口之间，运载邮件、士兵、犯人、旅客和货物，主要是官家的货物；根据同官府签订的合同，它可从官府领取很大一笔补助金。它每年夏季应赴萨哈林数次：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和南部的科尔萨科夫哨所。运费之高，恐怕是举世无双的。开发殖民地，首先要求交通畅通无阻，可是运费却如此高昂，简直不可理解。贝加尔号上的统舱和客舱虽很狭窄，却很清洁，一色欧式布置，有一架钢琴。船上的仆役是中国人，他们梳着长辫子，用英语把他们叫作“包衣”。厨师也是中国人。他们做的是俄式饭菜，所有的菜肴都因作料过多而发苦，有一种类似波斯菊的味道。

我读过很多描写鞑靼海峡风暴和浮冰的书。本来以为在贝加尔号上会遇到一些类似捕鲸者的人，他们声音嘶哑，说话时嘴里

• 即海参崴。——译者

嚼着菸草，唾沫四溅，可是实际上我遇到的却都是很有学识的人。船长J先生是位西部人，在北方各海域航行已有三十余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知识渊博，讲起故事饶有风趣。他在堪察加和千岛群岛一带度过半生，恐怕比奥赛罗更有权利谈论“不毛的荒原，恐怖的深渊，不可攀登的悬崖”。我感激他为我写这本旅行记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料。他有三名助手：B先生，著名天文学家B的侄子，另外两位是瑞典人伊凡·马尔登纳奇和伊凡·维尼阿米纳奇，他们为人善良，和蔼可亲。

7月8日，午饭前，贝加尔号启碇开航。同行的有三百多名士兵，由一位军官率领。另有几名犯人。有一名犯人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孩，说是他的女儿。当他登舷梯的时候，小女孩拽着他的镣铐。还有一名女苦役犯，她的丈夫自愿陪她来服苦役，这一点引起人们的注意^①。除了我和军官以外，还有几名乘坐头等舱的男女乘客，甚至还有一位男爵夫人。在这荒僻之地竟有这么多有学识的人，请读者不要为此而惊奇。阿穆尔河流域和滨海地区，纵然居民很少，但是知识分子却占不小的比例。这里的知识分子比俄国任何一省都相对地多。阿穆尔河畔有座城市，那里单是文武武将就有十六名之多。现在可能还要多。

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甲板上炙热灼人，船舱里令人窒息，水温零上十八度。这种天气只有在黑海才能常见。右岸上的森林在着火，一望无际的绿色林海喷吐着红色火焰，团团浓烟，汇成一条长长的黑带，一动不动地浮悬在森林的上空……火势很大，但周围却是一片寂静。森林毁掉了，不关任何人的事。看来，绿

① 在阿穆尔河的轮船和贝加尔号上，囚犯都被安置在甲板上，同三等舱的乘客在一起。有一天，天刚拂晓，我到船首甲板去散步，看到士兵、女人、孩子、两名中国人和戴着镣铐的囚犯睡得正熟，相互拥挤在一起，身上被露水打湿。甲板上凉飕飕的。押解士兵站在这群人中间，双手抱着枪，也睡着了。

色的宝库在这里只归上帝所有。

吃过午饭以后，六点钟左右，我们抵达普隆格岬。亚洲大陆在这里已到尽头，也可以说，如果不是萨哈林岛横在前面，阿穆尔河就在这里直接注入太平洋了。广阔无垠的河口湾展现在眼前。前方有一长条模糊的黑影隐约可见——那就是苦役岛萨哈林。左边的海岸线蜿蜒曲折，在一片雾色中时隐时现，伸向不可思议的远方。仿佛这里就是世界的终极，再往前已无处可去。心灵上笼罩着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俄底修斯*漂泊在陌生的海上，朦胧地预感到要遇见妖魔鬼怪时，大概就是这种心情吧。果然，这时在右面河口的转弯处，沙滩上有座基里亚克人的小村落，从那里向我们驶来两条小船，船上坐着一些奇怪的人，高声喊叫着听不懂的话，手里挥动着什么东西。很难弄清他们手里拿的究竟是什么。直到他们驶到近处，我才看出是一些灰色的禽类。

“他们是想向我们兜售打死的大雁，”有人解释说。我们向右转。沿途设有指示航向的航标。船长寸步不离船长台，机械师一直守在机舱。贝加尔号的航行越来越小心翼翼，好似在摸索着前进。需要异常谨慎，因为这里很容易搁浅。轮船的吃水量是十二点五英尺，一些地方水深只有十四英尺，有时我们甚至听到船骨擦过沙底的声音。欧洲人长期以来认为萨哈林是个半岛，其主要原因就是这条浅水航道以及鞑靼海峡和萨哈林沿岸的景象造成的。1787年6月，著名的法国航海家拉彼鲁兹伯爵在萨哈林西岸北纬48°以北的地方登陆，同土人进行了谈话。从他留下来的记载可以看出，他在岸边不只是遇到了居住在这里的爱奴人，而且也遇到了来这里同爱奴人进行贸易的基里亚克人。他们经验丰富，既熟悉萨哈林又熟悉鞑靼海峡沿岸。他们在沙滩上画图，向拉彼

* 古希腊史诗中的英雄，传说中的伊大卡岛上的国王。他参加了希腊人围攻洛伊城的战争。战争结束后，曾在海上漂泊历险。——译者

鲁兹解释说，他们所在的土地是个岛屿，这个岛屿同大陆和北海道（日本）中间隔着海峡。^①拉彼鲁兹后来沿着西岸向北继续航行，指望找到从北日本海到鄂霍次克海的通道，从而缩短到堪察加的路程。但是他越是上行，海峡就越浅，每上行一海里，水深就减一俄丈*。他向北航行到他的船能够到达的地方，也就是到达水深九俄丈的地方，便停止了。海底逐渐地增高，海峡里的海流几乎难以察觉，这使他确信，这里不是海峡，而是海湾，萨哈林和大陆通过地峡连在一起。在迭卡斯特里，他再次询问基立亚克人。当他在纸上给他们画一个与大陆分离的岛屿时，一个基里亚克人抢过他的铅笔，横着海峡画了一条线，解释说，基里亚克人有时不得不拖着自己的小船通过这个地峡，在这个地峡上甚至生长着青草，——拉彼鲁兹就是这样理解的。这更使他坚信，萨哈林是个半岛^②。

比拉彼鲁兹晚九年，英国人布罗顿（Broughton）来到鞑靼海峡。他的船舶不大，吃水量不深于九英尺，因此他比拉彼鲁兹有可能向北多走一段路。在到达两俄丈的深度时，他停了下来，派遣自己的助手北上去测量。他的助手在航途中也遇到了深水，但是这些深水越来越浅，忽而把他引向萨哈林岸边，忽而把他引向另一侧低矮的沙岸。于是产生了这样一幅景象，仿佛两岸在向一起靠拢，海湾在这里已到尽头，没有任何通道。结果，布罗顿也得出了和拉彼鲁兹相同的结论。

① 拉彼鲁兹写道，他们把自己的岛屿叫作乔科，但是这个名称基立亚克人大概指的是别的什么东西。拉彼鲁兹没有理解他们。在我们的克拉申尼科夫（1752年）的地图上，萨哈林西岸标有一条名叫秋哈的河流。这个“秋哈”同“乔科”是否有关？顺便说一下，拉彼鲁兹写道，那个基立亚克人画了一个岛屿，把它叫作乔科，同时也画了一条河流。“乔科”翻译出来是“我们”的意思。

* 一俄丈等于 2.134 米。——译者

② 这里顺便引用一下涅维尔斯科伊的观察：土人通常在两岸中间画一条线，表明从此岸可以乘船到彼岸，也就是说，两岸之间存在着海峡。

我国著名的克鲁逊什特恩于1805年考察了萨哈林的沿岸，也陷入了同样的错误。他向萨哈林航行时使用的是拉彼鲁兹的地图，因此就怀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他顺着萨哈林的东岸北上，绕过萨哈林北部各岬，进入海峡后自北向南而行。看来已经非常接近于揭开这个谜底了。但是水深逐渐减到平均三点五俄丈，而主要的是先入为主的偏见，使他不得不承认有地峡存在，尽管他并没有看到这个地峡。然而他毕竟产生了怀疑，感到不安。他写道：“很可能以前，而且是不久以前，萨哈林还曾经是一个岛屿。”可能，他返航时心情很是不安；当他在中国第一次见到布罗顿的札记时，他“甚为高兴”^①。

1849年，涅维尔斯科伊纠正了这个错误。但是他的几位先行者的权威竟如此之大，当他向彼得堡报告自己的发现时，人们都不相信，认为他的行为是狂妄的，应该受到惩处，并且“决定”贬斥他。假如不是皇帝亲自出面庇护，不晓得会造成什么后果。皇帝认为他的行为是勇敢的，高尚的和爱国的^②。涅维尔斯科伊为人很有毅力，血气方刚，有教养，富于自我牺牲和人道精神，具有崇高的理想并且全付身心地忠于这一理想，他在道德上是位纯洁的人。有一位了解他的人写道：“我没有见过比他再诚实的人。”他在东部沿海和萨哈林的短短五年时间里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但却失去了女儿（他的女儿是饿死的）。他本人衰老了，他的夫人也衰老了并且丧失了健康。他的夫人是位“年轻美貌、和蔼可亲的

① 这三位严肃认真的考察家仿佛共同商定一样，重复了同一个错误。这个情况本身很能说明问题。他们没有发现阿穆尔河的入口，这是因为他们考察时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而主要的一点，他们都是天赋聪颖的人，都怀疑过，甚至几乎猜测到了另一个真理，并且准备同意它。萨哈林存在地峡或者萨哈林是个半岛，不是神话，事实上的确存在过，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证实。

尼科利斯基的《萨哈林岛和岛上的脊椎动物》一书对萨哈林考察史做了详尽的叙述。这本书里还可以找到有关萨哈林的相当详细的书目。

② 详见他所著的《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年）》。

女人”，英勇地经受了一切艰难困苦^①。

在结束关于地峡和半岛的问题时，介绍一些细节不是多余的。1710年中国皇帝敕令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绘制一幅鞑靼地区图*；传教士们在绘制这幅地图时使用了日本的地图，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时只有日本人才知道拉彼鲁兹海峡和鞑靼海峡是可以通行的。这幅地图传到法国，为世人所知，是因为地理学家丹维尔的地图册采用了它^②。这幅地图引起了一番小小的误解，

① 涅维尔斯科伊的夫人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从俄国到她丈夫这里来的时候，在二十三天的时间里骑马走了一千一百俄里的路程。她当时有病，但却穿过泥泞的沼泽，越过崇山峻岭、荒无人迹的原始密林和鄂毕次克冰封的栈道。涅维尔斯科伊最有才华的战友，发现皇帝港的，同僚们称之为“幻想家和大孩子”的尼·康·鲍什尼亚克——当时他只有二十岁——在自己的札记中写道：“我们大家乘贝加尔号运输船来到阿扬，并在那里换乘舍烈霍夫号帆船。当帆船开始沉没的时候，谁也没有能够说服涅维尔斯卡娅夫人首先上岸。她说：‘船长和军官们都最后上岸，所以我也要等船上不再有一个妇女和小孩时才离船登岸。’她正是这样做的。这时候帆船已经倾斜……”鲍什尼亚克继续写道，他经常同涅维尔斯卡娅夫人交往，但他和他的同事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她有任何怨言或者不满，相反地倒是经常看到她平静地、骄傲地经受着命运给她安排的痛苦的，但却是高尚的境遇。她常常一个人关在室温只有五度的屋子里越冬，因为男人们都外出执行任务去了。1852年，塔察加没有开来给养船，大家陷入了绝境。吃奶的孩子没有牛奶喝，病员没有新鲜的食物吃，有好几个人患坏血病死掉了。涅维尔斯卡娅献出了她自己唯一的一头奶牛供大家享用。一切新鲜的食品都由大家分享。她对待土人和藁可亲，关怀备至，这一点甚至连不开化的野蛮人也都察觉到了。当时她只有十九岁。（鲍什尼亚克中尉：《阿穆尔沿岸地区考察记》，载《海洋文集》，1859年第二期）她的丈夫在札记里也谈到她同基里亚克人的动人关系。他写道：“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让他们（基里亚克人）在地板上围坐一圈，中间摆着一只大碗，里面装着饭或者茶。这间屋子是我们住房里最大的一间，权充大厅、客厅和餐厅。他们享受着款待，经常拍着女主人的肩膀，一会儿喊她去拿塔姆奇（烟草），一会儿叫她去取茶。”

* 指根据康熙敕令绘制的《皇舆全览图》。绘制这份地图时并没有参照任何日本地图。日本人寺岛良安的《和汉三才图会》、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近藤重藏的《込要分界图考》等书一向把库页岛当作半岛。日本人中第一个发现鞑靼海峡，知道库页岛是同大陆分开的岛屿的人，是同宫林藏。他于1808年到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一带进行侦察，了解俄国的边界和扩张情况。他的勘察报告《东鞑纪行》，在日本长期只以手抄本流传，1829年才译成德文在欧洲发表。这已是《皇舆全览图》以后很久的事了。——译者

②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ire, Chinoise et de Thibet》，1737。（《中国、中国所属鞑靼和西藏最新地图册》，1737年。）

由此产生了萨哈林的名称。地图上，在萨哈林西岸，恰好对着阿穆尔河口的地方，传教士写道：“Saghalien—angahata”，蒙古语，意思是“黑河的峭壁”。这个名称可能指的是阿穆尔河口处某个悬崖或岬角，但在法国却给做了另一种解释，被认为是指岛屿本身。由此产生了萨哈林的名称，并被克鲁逊什特恩所沿用。此后，俄国地图上也就使用这个名称了。日本人把萨哈林叫作桦太岛，意思是中国的岛屿。

日本人的著作传到欧洲，要么是时间太晚，已经不再需要，要么就是遭到篡改。在传教士的地图上，萨哈林呈岛屿形状，可是丹维尔对这幅地图持怀疑态度，在岛屿和大陆中间画了一个地峡。日本人是最早考察萨哈林的，从1613年就已开始。但是欧洲对此重视不够，以至后来当俄国和日本着手解决萨哈林的归属问题时，俄国人说只有他们才拥有首次考察权^①。

早就需要对鞑靼地区和萨哈林沿岸进行一次新的尽可能详尽的考察了。现在军用和商用船舶经常搁浅，触礁，实际发生事故的次数比报纸上披露的要多得多。由此就足以看出现在的地图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是由于地图都很糟糕，这里的船长们都异常谨慎，多疑而又神经质。贝加尔号船长不相信官方的地图，用的是自己的地图，那是他在航行时亲自绘制并且随时加以订正的地图。

Ⅱ 先生害怕搁浅，决定夜间停航，太阳落山后便在扎奥列岬附近抛锚。岬角的山顶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海军军官B先生住在这里。他负责设置和检查航标。房子后面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船长送给B先生一些鲜肉。我利用这个机会随舢板登

^① 日本人测地学者宫间林藏于1808年乘小船顺西岸旅行，到过阿穆尔河口附近的鞑靼海岸，不止一次往返航行于岛屿和大陆之间。他第一次证明萨哈林是个岛屿。我国的旅行家费·施密特十分称赞他的地图，认为他的地图“特别精采，显然是亲自测量绘制的”。